

宽广的道路

小说·散文集



富广的烦恼

—— 富广的烦恼 ——



宽广的道路

小说·散文集

株洲市三结合编创组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统一书号：10109·1000 定价：0.36元

前 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越来越深入人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省株洲市创造的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先进经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厂社挂钩、工农携手育新人的作法，对于建立新型的城乡、工农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用文学形式歌颂这一“大有希望的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中共株洲市委组织发动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采用“三结合”的方式创编了《宽广的道路》这个集子。

本书选有小说、散文十二篇。这些作品以“厂社挂钩”为背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绘了青年们参加三大革命的沸腾的战斗生活情景，塑造了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以及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工人、贫下中农带队

干部等许多先进人物的形象。这些作品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的热情歌颂；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公开挑战；是对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林彪的“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这本集子的作者，都是不满二十岁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些小将满怀革命豪情，战斗在农业第一线，他们很多人还是第一次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这些作品是他们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的真实记载，尽管作品本身在思想、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是破土而出的幼芽，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正在奔赴农村，我们谨以此书献给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革命小将，祝愿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宽广道路，为夺取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奋勇前进！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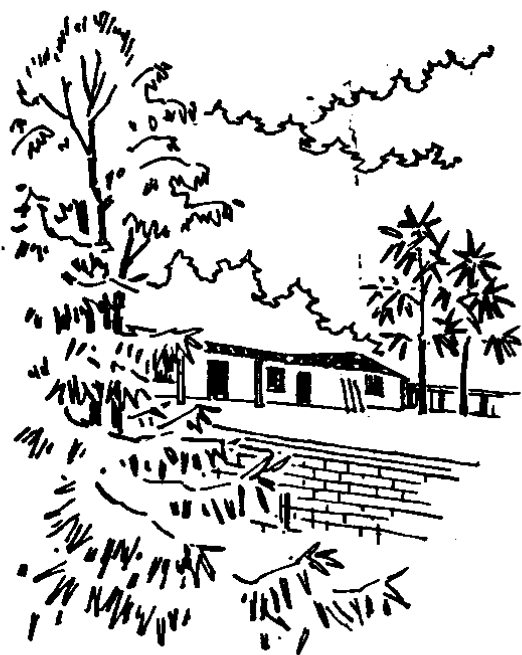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六·

目 录

不挂牌的竹木检查站	刘宪靖 (1)
桃子熟了	王世福 (24)
补漏	刘冬亚 (39)
不熄灭的火光	杨 荔 彭 森 (53)
积肥的故事	张建国 (71)
财富	王坚革 (92)
争夺	张建国 沈征平 (105)
赤脚红心	王平成 (123)
在回队的日子里	涂建萍 孟爱玲 (141)
牡丹	欧阳德屏 (152)
青苗茁壮	熊小勇 (159)
杉林雏鹰	谢建平 (168)

不挂牌的竹木检查站

刘宪靖



午夜，知青班长梅华回到了杉坡大队林场。临近宿舍大门的时候，她感到有些诧异：平日回来，那只小豹般的“黑虎”总是窜上来，用鼻子亲昵地嗅着她的衣服，热情地摇着尾巴。怎么今天看不到这条狗了呢？

梅华轻轻走进自己住的房间，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她床上的帐子已经放下，洗脸架上盛着一盆清水，里面放着手巾。这一定是睡在对面的徐英给准备的。梅华从心里

感激这位战友的照顾。她把灯光稍稍捻亮，倏地，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梅华姐：

听说你们的学习班今天结束，希望你把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收获讲给我听听。今下午，你们红光生产队长王秋生搭信来，要你和李海到队上领口粮。还说队上要砌育秧室，今晚有几根无出山证的树会从这里经过，先打声招呼，以免误会。

（你肚子饿了吧，厨房里热着饭哩。）

徐 英

梅华看着纸条，心里纳闷：王队长知道山里的规矩，为什么还要给我们打这样的招呼呢？难道因为我和李海的户口落在红光生产队，就可以不按规矩办事吗？

繁星闪烁，月游中天，山间的春夜多么谧静呵！只有林场后面那条绿水河，发出淙淙的声响。

梅华站在门口，凝视着坡下洒满月光的伐木道，又思索起那张纸条来。

这条路，左端通向山里林区，右端横穿杉坡林场，直下四通八达的公路，面山傍水的特殊地形，使林场所在地成了出山的关卡。记得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林场党支部

书记兼场长根爹笑咪咪地说：“你们来得正好，住在这里就要管事，你们几个人成立个义务竹木检查站，好不好？”

竹木检查站是干什么的？知青们都不太懂。根爹解释说，这里的木材，要经过林业部门许可，才能出山。但有少数坏人，窜到林区偷伐偷运，他们把木材运到山外，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为了防止坏人盗卖木材，林业部门设了一些竹木检查站。但那些坏家伙很狡猾，他们经常穿森林，抄小路，躲过检查人员的耳目。因此还要发动广大群众共同来管，义务检查站就要起这个作用。根爹又说，凡经林业部门允许采伐的木材，都发有出山证，如果没有，就需要盘查。这下知青们弄明白了。梅华心想：这是给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的好机会，我们要站稳立场，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她代表大家向党支部表决心：一定把住这个关口，不让坏人弄走一根木材。从此，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听到狗叫，看到有人背树过身，他们就上去检查。半年来，他们果真抓到了几个偷树的坏家伙。

这时，梅华又看了看桌上那张纸条，今晚什么人要从这里运木材出山呢？她在院子外面转了一圈，猛然听到工具室旁边的杂屋里有响动，她快步走过去，透过窗子一看，原来屋里关了一条狗。她把门打开，“黑虎”从里面窜了出来，摇头摆尾，在院子里蹦着跳着。

梅华转身进屋，把门关上。徐英醒来了。她从帐子里探出脑壳，惊喜地嚷道：“哎呀，梅华姐，你可回来了，刚才我还梦见你呢，梦见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们在一起贴大字报，向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火哩！”

梅华笑着示意她轻声点。徐英把脑壳靠在枕头上，闻着一股浓烈的药味。她抬头一看，梅华正往额头上擦清凉油。

“哎呀，你病了？”徐英边说边撩开帐子，就要起来。梅华忙过去挡住，说：“我没有病，睡吧。”

“哦，还要看书吧！”徐英知道梅华爱读书，平时每晚都要坚持自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徐英，这次我在学习班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心更明，眼更亮了。我对我们义务竹木检查站的重要意义，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好呀，大家正等着你回来讲哩。”徐英指着窗棂上渐淡的星光，“今天晚了，睡吧。”

“不，我准备挡树。”

徐英惊讶了，说：“那是你们队上的树，挡它干什么？”

“队上的树，没有出山证也不能放行，这可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呀。你知道我们队上派谁去运树

了？”

“断黑前，王求喜和满胡子打着车子去的。”

梅华心里一动，想：怎么又是王求喜。听根爹说，他解放前做猪贩子生意，赚了许多昧心钱。要不是和一个大地主争买好田打输了官司赔了家产，土改时他起码也是个富农分子。解放后，他还一直想着发财。因为多次偷盗公家的东西，曾受过批判。难道现在又旧病复发啦！

梅华把这些告诉了徐英，然后说：“放走一根树，就是给资本主义开一次绿灯，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哩！”

徐英睁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站着的梅华，那中挑的身材，好象在慢慢变高，变大。“哎呀，梅华姐，你参加了几天学习班，进步真大！我就没想到几根树上会有阶级斗争。”她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说：“我和你一起去。”

正说着，外面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叫。

梅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递给徐英说：“快叫醒大家。”

“嚯嚯”的哨声，震破了平静的山村夜。

大院内，十几个伢妹子从各间房里同时飞出来。梅华俨然象个指挥员，说：“李海，留两个人守院子，其余的人挡树去。”

李海想起王秋生搭来的信，说：“可能是我们落户的红

光生产队的树，放他们过去算了！”

梅华说：“不能算！没有出山证的树，不管是谁的都要扣下，你忘了我们检查站的这条规定？”说完，她带着一些人向门口跑去。

院子外面，一个黑影推着车子，慌乱地向下面跑去。另外一个人被“黑虎”缠住了，他只得放下车子，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拣石头使劲向“黑虎”砸着。

梅华分派徐英和另外几个知青去追赶那个逃跑的人，自己向狗咬的地方走去。那个被“黑虎”追得精疲力尽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喊：“谁做做好事，快拢拢狗吧！”

梅华喝住了狗，借着月光瞧去，这人五十开外，瘦身材，刀条脸，正是王求喜。

王求喜看看围上来的知识青年，抹了把额上的冷汗说：“不晓得哪个缺德的家伙，把这条恶狗放出来乱咬人！”

“把狗放出来帮我们挡树，有什么不好！”梅华大声回答。

王求喜一听是梅华的声音，细眯眼挤出一丝笑意：“呵，梅华，这么晚还没睡，真辛苦啦！”说着推起车子要走。

梅华一把挡住，说：“慢着，有没有出山证？”

“这几根小树，要什么出山证啰！”

“没有出山证，一片树叶也不准拿走！”

王求喜望着梅华，哼了一句：“你们怕是吃河水长大的，管得真宽啊！”

梅华听他话中有话，回击道：“我们就是吃社会主义这条大河水长大的，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利益的坏事，就是要管！”

王求喜听了一惊，便尖着嗓子威胁说：“你们要检查，就拿出检查站的证明来！”

梅华说：“这容易，县里发的布告你没有看见吗？第九条上写着：一切无出山证的木材，各区、社、队都有权盘问、扣留。你要看，那院墙上贴着呢！”

凑着月光，王求喜看到那边墙上，真的贴着一张布告。他心里恨得痒痒的，真想跑上去一把撕掉。

这时，被徐英他们截住的满胡子也吵吵嚷嚷过来了。

满胡子粗着嗓子问：“你们为什么要扣队上的树？”

梅华说：“队上买的树，为什么没有出山证？”

满胡子申辩说：“从熟人那里想办法买的，当然冒得出山证。”

梅华眼一亮，追问：“哪个熟人？叫什么名字？”

王求喜扯开满胡子，避开话头说：“莫打破砂锅问到底，你只讲放不放？”

满胡子说：“梅妹子，这些树是队上买来盖蒸气育秧室

的，等着要用，你是队上的人，怎么手把子向外拐？”

梅华坚定地说：“不管是不是本队的，也不管作什么用，反正没有出山证，就不能放行！”

王求喜细眯眼一转，说：“好吧，梅妹子，你硬要出山证，我就回去报告王队长。到那时，只怕你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吧！我们把树丢在这里，你明天还得把树乖乖地送到队里去！”他鼻子里哼了一声，拖着满胡子一转眼就消失在黑夜里了。

李海一直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等那两个人走了，才责怪地说：“他们明天还会来要树，到时候准要吵大架。”

知青们围在梅华身边问：“那两个人走了，怎么办？”

梅华咬了咬嘴唇，说：“大家把这两部车子推进去，挡树的任务暂时完成了，快休息吧。”

知青们都陆续进屋去了，梅华一个人走在后面，默默地想着：树虽然被扣下了，但斗争还很复杂，偏偏带队干部朱师傅又有事回厂，不在身边。她又想到队上那几个人明天还会来找麻烦，必须作好思想准备。

山间起风了，吹动着梅华的衣角。她忽然想起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话，“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心里泛起了热浪。她用力把吹到眼前的留海拨开，望望天空，东方渐渐发白，

就朝山下根爹的屋场走去。

二

红光生产队去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粮食产量跨了千斤，今年，在四届人大精神的鼓舞下，贫下中农提出大干快上，决定推广“稻稻麦”三熟制，力争亩产达到二千五百斤。这样，早稻早插就成了关键。由于入春以后阴雨连绵，寒潮侵袭，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为了抢季节，队上决定采用蒸气育秧法，以保证早稻早插。砌育秧室要用的砖、瓦都已齐备，只缺搭屋顶的檩树了。生产队长王秋生正为这事焦心，王求喜看准了机会，主动献策，他说有个认识的“熟人”，可以买到树。王秋生对王求喜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有所警惕的，但现在事急燃眉，再加上买树时又有人同去，估计他也玩不了鬼，于是，就同意让王求喜去试试。

挡树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王求喜急匆匆找王秋生来了。

王秋生见面就问：“树买到没有？”

王求喜从口袋里掏出一团揉得发皱的纸，递过去说：“树是买到了，发票上开十根，看在熟人面上，他多给了两

根。人家听说是生产队盖屋用的，选的都是笔直的好杉树，做檩子是数一数二的。”

王秋生高兴地说：“好，你为红光生产队立了一大功。”

“不过，事还没有办成呢！你哪里知道，半路上杀出个李逵，把树截去了。”

王秋生睁大了眼睛，问：“什么？谁扣住了？是不是竹木检查站？”

王求喜愤愤地说：“什么竹木检查站，就是我们大队那帮知识青年！”

王秋生摇摇头：“不会吧，我昨天已经跟他们打了招呼。”

王求喜挤挤眼说：“你还不信，我昨晚差点被那条鬼狗咬烂了腿。就是那个梅华硬要卡，亏她还是我们队上的人，哼！”

王秋生一听，拔腿就要去找梅华。王求喜一把拉住，故意挑唆说：“你去喊她也没用处。她说我们队买这些树是搞资本主义，还说要汇报到公社去呢。”

“什么！”王秋生一听火了，“这妹子也太放肆了！队上砌屋买点树，怎么是搞资本主义？”

王求喜拉长刀条脸，瞟了瞟王秋生，又添了把火：“我看哪，她是想借这件事，捞取点政治资本，将来好招上去。”

她哪管你生产队砌屋不砌屋。”

王秋生盯着王求喜，说：“你别讲了！”

王求喜拍着胸脯说：“我可是一心为集体。树能拿回来，温室就能砌好，亩产二千五百斤就有保障。这下就看队长你的了。我看硬要杀杀她的威风，看她以后还挡不挡树！”

王秋生还没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气冲冲地找梅华去了。

王求喜心里奸笑道：哼，我看你梅华有多大能耐！队长亲自出马，你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愁你们不把树放了。只要这回破了例，我以后再背树过身，看你们哪个敢管？到那时，你们这个检查站不垮台才怪呢！

初春的早晨，弥漫在田野上的薄雾刚刚散去，社员们早就在田垅里呵嘴喧天地干了一气工夫了。几只阳雀子叫着“快快插禾！”飞了过去，王秋生听着，心里更烦了。他隔着绿水河，远远看见那边苗圃地里，十几个知青在忙着什么。他站住了，放开喉咙喊道：“梅华妹子在哪里？要她过来一下！”话音刚落，听到背后有个亲切的声音在说话：“王队长，我在这里。”

王秋生转身一看，正是梅华。她笑嘻嘻地挑着一大担火土灰赶上来了。王秋生见了，心里的气顿时消了好多。

梅华放下担子，擦擦汗，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递给王